

大家小品丛书·费孝通卷

傅光明 主编



费孝通  
著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 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大家小品丛书·费孝通卷

# 一代良师

主编 傅光明  
编者 徐建华

费孝通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代良师/费孝通著;傅光明主编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7.1

(大家小品丛书·费孝通卷)

ISBN 7-5354-3388-X

I. —…

II. ①费…②傅…

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62308 号

责任编辑:刘 方

责任校对:陈 琪

装帧设计:门乃婷

责任印制:左 怡 邱 莉

---

出版: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87679300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[cjlap2004@hotmail.com](mailto:cjlap2004@hotmail.com)

印刷:今印印务有限公司

---

开本:880 毫米×1230 毫米

1/32

印张:7.875

插页:1

版次:2007 年 1 月第 1 版

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152 千字

印数:1—8000 册

---

定价:16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7 8767931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# 目 录

## 一封未拆的信

——纪念老师沈骊英先生 ..... 1

忆《少年》祝商务寿 ..... 7

## 旧话相应

——《柳无忌散文选》书后 ..... 10

悼福彭 ..... 18

怀念母校 ..... 21

武夷曲 ..... 25

海南曲 ..... 32

一代良师 ..... 37

应该说是有点缘分 ..... 41

清华人的一代风骚 ..... 45

## 在人生的天平上

——纪念吴泽霖先生 ..... 60

忆小学乡土教育 ..... 67

猴年辞岁 ..... 72

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寻根絮语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76  |
| 顾颉刚先生百年祭 .....              | 88  |
| 《江村经济》前言 .....              | 96  |
| 三访江村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101 |
| 日译《生育制度》序 .....             | 120 |
| 《山水、人物》自序 .....             | 129 |
| 《云南三村》序 .....               | 134 |
| 《外访杂写》前言 .....              | 144 |
| 孔林片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 ——在“北京大学社会学十年”纪念会上的讲话 ..... | 149 |
| 人不知而不愠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 ——缅怀史禄国老师 .....             | 156 |
| 关于教育的思考 .....               | 176 |
| 面对世纪之交,回顾传统文化 .....         | 184 |
| 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 .....             | 188 |
| 个人·群体·社会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 ——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 .....         | 195 |
| 从蚌龙想起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222 |
| 青春做伴好还乡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 ——《甘肃土人的婚姻》中译本序言 .....      | 231 |

# 一封未拆的信

——纪念老师沈骊英先生

1

从我们魁阁走上公路，向北，约摸半个钟点的路程，就到三叉口。中央农业实验所有一个分站疏散在这村子里。疏散在附近的文化机关时常有往来，大家用所在地的名称作各个机关的绰号。三叉口的徐季吾先生上下车站，便道常来我们魁阁，我们星期天有闲也常去三叉口望他。在一次闲谈中徐先生讲起了沈骊英先生。

“沈先生是我的老师，”我这样说，“我在小学时，最喜欢的老师就是她。”

我停了一忽，接着说：“说来这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。最后一次我见着她是在东吴的校门前，那时我就在这大学的附中里念书。我母亲去世不久，她

小  
品



是我母亲的朋友，她一路和我说了许多关于我生活细节的话。中学时代的孩子最怕听这些，尤其像我这种乱哄哄的人，一天到晚真不知干些什么，她那时所说的，听过也就忘了。但是，我一闭眼，还记得这位老师的笑容。一副近视眼，一个拖在脑后梳得松松的髻。那时看来算是相当时髦的。至少，她所穿那件红方格子带裙子的衣服，在我印象里是件标准的西装。——”

我一面说着，二十多年前的印象似乎愈来愈逼真：天赐庄夹道的两道红墙，东吴大门口的那棵大树——在这地方我们分手了。本来是路上偶然相逢，你想，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在路上遇着他幼年的女教师，怎么会说得上什么清楚的话？手插在裤袋里，脸红红的，眼睛潮润润的，只怕有哪个同学看见，多不好意思？

徐先生打断了我的回忆，“沈先生不是在苏州那个女学校里教过书的么？怎会教得着你的呢？”

十多年前，我如果听到这话，一定要脸红，决不会接着说：“是呀，我是在女学校里长大的呀。”徐先生好奇地听我说下去：“那个学校名叫振华。苏州人大概都知道这学校。现在的校址是织造府。苏州的织造府谁不知道？这就是曹雪芹住过的地方，据说他所描写的大观园就依这个织造府作蓝本的。”

我在中学里时，最怕是有有人提起我的来历；愈是怕，愈成了同学们取笑的把柄。“女学生！”——在这种心理压力之下，我怎么会有勇气，在我女教师的身边并排着走？校门救了我，我飞跑似的冲进铁门，头也不敢回，甚至连“再会”两字也没有说。可是，虽则这样鲁莽，我却并没有这样容易把这事忘却，二十多年后，还是这样清楚地记得：那副眼镜，那件红方

格的西装，和温存的语调。

我进高小刚是十岁，初次从小镇里搬到苏州。羸弱多病使我的母亲不敢把我送入普通的小学。振华靠近我们所住的地方，是我母亲的朋友王季玉先生开办的，而且是个女学。理论上说女孩子不像男孩子那样喜欢欺负人，至少欺负时不太动用武力。不久我成了这女学校里少数男学生之一。入学时我母亲还特地送我去，那时校址是在十全街，就在那时我被介绍给这位沈先生。以后她常带我到她的房里去，她房里的样子现在已模糊了，只记得她窗外满墙的迎春花，黄黄的一片。当时，沈先生，我后来总是这样称呼她，其实还是和这一片黄花一样的时代，但是在我看来，她却免不了已经属于“什么都懂，什么都能”的伟大人物那一类了。我当初总有一点羞涩，也有一些异样：在四年的小学中，老师在我是一个可怕的人物，打手心的是他，罚立壁角的也是他，一个似乎不太讲理，永远也不会明白孩子们心情的权威。可是这个老师却会拉着我的手，满面是笑容，是个手里没有戒尺的人，这使我不太明白。我想，我那时一定没有勇气望着她的眼，不然，我怎会现在只记得满墙的迎春花呢？

沈先生教我算学，每次做练习，我总是第一个交卷。习题做快了，又不重看一遍，不免时常把6写成8，2写成3。“这样一个粗心大意的孩子！”其实我的心哪里是在做算学？课堂外的世界在招惹我。可怪的是沈先生从来没有打过这个顽皮的手心，或禁闭过这个冒失的孩子。她望着我这匆忙的神色，忙乱的步伐，微微地摇着头：“孩子们，你们什么时候才会定心做一个算题？”



过了有十年的一个暑假，我在沪江的暑期学校里选了三门算学课程。天气热得像是坐在蒸笼里，我伏在桌子上做题解；人晚靠窗眺望黄浦江的烟景，一个个还是几何的图形。我不知为什么，一直到现在还是记不住历史上的人名，地理上的地名，而对于数字并不怎么怕；若是有理由可说的，该是我高小里历史和地理的教师并不是姓沈的缘故罢。多少孩子们的兴趣在给老师们铲除送终？等大学毕业，一个人对于学术前途还没有全被封锁的，该算是很稀少的例外了。

我的性格也许是很不宜于算学的，可是为了有这个启蒙的教师，我竟为了它牺牲了一个可以夏游的暑天。

从那天偶尔在街上见面之后，我一直没有见过这位老师。我也没有去想着她的理由。天上的雨，灌溉了草木，人家看到苍翠，甚至草木也欣然自感茂盛，雨水已经没入了泥土，没有它的事了。多少小学里的教师们，一天天，一年年把孩子们培养着，可是，培养了出来，向广阔的天地间一送，谁还记得他们呢？孩子们的眼睛望着前面，不常回头的。小学教师们的功绩也就这样被埋葬在不常露面的记忆之中了。

一直到徐季吾先生说起了沈骊英先生在中央农业实验所服务，我才引起了这一段内疚。其实，如果不是我当时也在教书，也许这段内疚都不会发生。人情原是这样的。我问起沈先生的生活，徐先生这样和我说：“她已是一个一群孩子的好母亲，同时也已成了我们种麦的农民们的恩人了。华北所种的那些改良麦种就是她试验成功的。她从南京逃难出来，自己的衣服什物都没有带，可是，亏她的，我们所里的那些麦种却一粒不漏地运到了重庆。我们现在在云南所推广的麦种，还不是她

带进来的种子所培植出来的？所里的人都爱她。她是所长的太太，但是，她的地位并不是从她先生身上套取来的，相反的，她帮了她先生为所里立下了一项最成功的成绩。”

我听着了，不知为什么心跳得特别快，皮肤上起一阵冷。一个被认为早已“完成”了的小学里的老师，在我们分离的二十多年中，竟会生长得比她的学生更快。她并没有停留，她默默地做了一件中国科学界里罕有的大事。改良麦种，听来似乎很简单，可是，这是一件多繁重的事？麦子的花开得已经看不清楚，每朵花要轻手轻脚地包好，防止野蜂带来了野种。花熟了，又要一朵朵地把选择好的花粉加上去。如果“粗心大意”，一错就要耽搁一年。一年！多少农民的收入要等一年才能增加？

家务，疾病，战争，在阻碍她的成功，可是并没有打击倒她。她所改良的麦种已经在广大的华北平原，甚至在这西南偏僻的山国里，到处在农民的爱护中推广了。

我从三叉口回来，坐在魁阁的西窗边，写了一封将近五张纸长的信给我这二十年没有见过面、通过消息的老师。我写完这信，心上像是放下了一块石头。我想，任何一个老师在读着他多年前学生的信，一封表示世界上还没有把老师完全丢在脑后的学生的信，应当是一件高兴的事。我更向她说：“当你在试验室里工作得疲乏的时候，你可以想到有一个曾经受过你教育的孩子，为了要对得起他的老师，也在另一个性质不同的试验室里感觉到工作后疲乏的可贵。我可以告慰你的不过是这一些。让我再加一笔，请你原谅我，我还是像在你班上时那样粗心大意，现在还没有定心做过一个算题。”



我把这信挂号递给呈贡的邮局，屈指数日子，盼望得到一封会使我兴奋的回信。

不到一个星期，徐季吾先生特地到魁阁来报告我一个消息：沈骊英先生脑充血死在她的试验室里。我还是坐在靠西窗的椅子上，隔着松树，远远是一片波光，这不是开迎春花的时节，但是波光闪烁处，还不是开遍了这黄花？

又过了一个星期，我寄出的信退了回来，加了一个信封，没有夹什么字。再没有人去拆这封信了，我把它投入了炉子里。

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一日

商务印书馆既是一个印书馆，也是一个育才馆。它不仅以印书为广大人民提供精神食粮，而且为了印书也培养了一大批作家和学者。功在历史。晚近论人才的人每常怀念古代的伯乐。回想我这一代，商务印书馆在当时的文化界实际上起着伯乐的作用。我虽非千里马，但毕生与笔墨结成不解缘，商务印书馆实为之媒。

我还在初中读书时，我的姑父为我订了一份商务印书馆发行的《少年》杂志，我成了这个杂志的爱读者。每期都要从头读到底。读了几期之后，就开始投稿，把听到的故事写下来寄给《少年》杂志。



记得有一年的新年里，收到了该年第一期的《少年》杂志。哪一年我已有点模糊，仿佛记得这期封面上画着几只老鼠。这杂志有一度是以属相记年作封面的；以此推算，可能是一九二四年，我十四岁。我照例按篇章次序读下去，直到最后的“少年文艺”栏，突然惊呼起来，一时不知所措。原来我发现寄去的那篇《秀才先生的恶作剧》已用铅字印在白纸上了。这种深刻的激动，一生难忘。它成了一股强烈的诱导力，鼓励着我写作又写作。我写给《少年》杂志的稿子，在该刊的地位，从此也逐步从书末向前移动，直到开卷第一篇。写作就成了我抑止不住的爱好。

我也常自问，我当时这样热衷于投稿究竟出于什么动机呢？岂是为了好名？但是我当时投稿是保密的，连哥哥们都不知道，我从来也不要他们代笔或修改。在学校里，同学们并不知道我的笔名。岂是为了报酬？当时我是收到报酬的，是书券，可以凭券向商务印书馆买书。这似乎并不能说是有力的物质刺激，只是一种奖励。要问动机，也许是出于儿童或少年的创作欲，要求有所表现，这种行为取得了结果，可以给人以安慰和满足。日久也就养成了习惯和爱好。这种心理活动里外界的积极反应是必要的。《少年》杂志提供的诱导和鼓励，是养成我这种习惯和爱好的重要因素。

一旦养成了这种写作的习惯和爱好，要改变它也不容易。朋友们大多知道，我这一生中因为这种爱好而惹下的祸是不少和不小的。我也常常听到善意的规劝，何苦老是要写呢？弃笔焚稿，一生可保。我却至今未为所动。真如上了瘾，一时不写，手就痒痒。当然，祸福难言，功过奚论，我还是行我所好

吧。

我对自己一生从事写作并不悔恨，所以我对商务印书馆总是抱有感激之情，特别怀念培养我写作爱好的《少年》杂志编辑殷佩斯先生。我过去一直希望有一天能见到他，当面告诉他，我在他的雨露中怎样成长的经过。前几年我特地向叶圣陶老先生打听；叶老和他是早年的同事，但失去联系，不知他的下落。他可能已默默地完成了他的一代的任务。他所主编的《少年》杂志究竟培养了多少作家和学者，我不清楚。但我是个亲身受益的人，我应当对他和同他一样的一代园丁，表示我们的敬意。

让我以此怀念为商务印书馆八十五周年纪念敬致祝贺。

一九八二年元旦于吴江县城



## 旧话相应

——《柳无忌散文选》书后

柳无忌教授的长妹无非，今年五月给我来信。信中说：“友谊出版公司将出版一本无忌的散文选。……无忌请赵朴老题签，已经求得。他还请你撰写序言。”我有点为难。尽管我很早就知道无忌的名声，但是如果套用无忌所说和苏曼殊的关系，可以说还不大“相识”。当然我们是已握过手，通过名的。如果我回忆无误，那是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之后的一次政协茶话会上，我突然被一位发言人的吴江口音所吸住，真和我在伯仲间，一想，准是慕名已久的同乡柳无忌教授。会散，我走上去握手，作了自我介绍。那天围着他握手和说话的人很多，我想他不一定记得这件事和记得我

这个人了。

无非来信却说是她的哥哥要我为他的散文选写序，我实在不大敢相信，也许这是出于妹妹自己的意思吧。无忌是学贯中西的文学家，不但是个作家，而且是个研究文学的学者，怎会找我这个外行来写序呢？我尽管喜欢读文学作品，究系业余的爱好而已。我动笔作文，连“散文”两字也不敢用，只称“杂写”。非自谦，乃心虚也。因此我颇想复信婉辞。随信寄来的两本无忌的旧著，《古稀话旧集》和《休而未朽集》，一直插在书架上没有动过。复信却因事忙没有写成。

六月，无非又来信催稿。我刚从江苏调查回来，这次游焦山时，收到了“上帝给我的一点信息”，医生要我注意休息。我不得不从命，得到两天意外的闲暇，于是从书架上取出这两本书，从头读起，想藉以换换脑筋，作为养身之道。可一开卷就放不下了。晚上还偷偷地在床上看到午夜。读毕，辞写之意，固然已无，但是写序还是觉得不合适。我自己有个规定，凡是作者长于我，不写序，只能写书后。让我把读了无忌的这些散文所想到的一些旧事，写出来附在书后，题为“旧话相应”。

无非来信称我表兄，礼尚往来，我原本在此文开笔时，就得用这称呼回敬无忌。但又有点怕不合时宜，所以用了“教授”两字。这年头对人的称呼不得不费点考虑。我这种避嫌也许是多余的，我们两家有姻亲关系原是事实。无忌之父是柳亚子先生，无忌所编《柳亚子年谱》第3页，一八八七年下有“母费太夫人（同邑江城费吉甫女，费仲深姊），名漱芳，亦年二十二”。该书第1页，王晶垚序有：“他的母亲费漱芳，出身于仕宦之家，读过几年书，可算是清代大名士袁子才的三传弟



子。”这个关系我也从我父亲的口头听到过。我家的家谱原已不全，而且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老家被抄，已经遗失，现在只能以所记得的口传为据。费仲深是费巩之父，费巩是在抗战时期（一九四五年）被国民党反动派谋害的一位民主教授，当时任浙江大学教务长。我的父亲称费仲深作叔父，但并不是嫡亲的叔侄，这是说，费仲深和我的祖父并不是亲兄弟，究竟同哪一代祖，我已无法查考，只能说总之还在五服之内。但是吴江费姓原有南北之分，闹过矛盾。我父亲这一支属南费，而费仲深属北费。北费历代做官，称得上“仕宦之家”，而南费却以“耕读”相传，自命清高，到了我祖父，家道破落，父亲一生只能从事教育了。按传统的亲属制度，我和无忌兄妹是属表亲。表亲的范围可以扩张得很大。所谓“一表三千里”。我们之间虽无千里之远，也不能不少于几十里。

如果容许多说些旧话，应当提到柳费两家。到了亚子先生的一代，听说发生过隔阂。具体经过我没查考过，从我幼年耳闻来说，这位外甥和舅父不合。以我推测，可能出于政见的不同。费仲深和袁世凯是亲家，而亚子先生却是胆敢直言的反袁派。旧社会的社会关系当然不会那样简单地可以用政治立场来分析。《年谱》一九二七年，“妹婿凌涌益被捕以母舅费仲深营救得释”。凌之被捕是出于蒋介石的阴谋。亚子先生暗藏复壁得免。

上面所谓柳费两家，其实并不能包括我父亲在内。我父亲不仅辛亥革命中在吴江县是个积极分子，而且接吴江知县大印的就是我的父亲。我很早也听到过南社这个政治性的文人团体，从父亲的书橱里我看到过和《新民丛书》放在一起的南社